

寶坻縣志不脩者
餘年矣吾鄉洪君以
名進士宰斯邑咨詢
掌故惟闕軼是電蒐
討綜覈因前志而筆

尚之律以己素正其
為深補其疎漏義例
詳整釐然有條書成
使來徼序予惟郡國
有志乘上之朝則以供

作史之採擇藏之官
則以備送政之師資周
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
史掌四方之志鄭司
農謂邦國之志春秋

傳所謂鄒志國語所
謂周書鄭康成謂四
方之志若魯之春秋晉
之乘是也蓋先王經
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

其利達其志而通至
往其事至織至志出
均掌地政土訓掌地
圖誦訓掌道才志保
章民以至土辨九州

之地風俗之美惡則大
師大行人志之匡口之
些耗則闔師闔胥志
之民之有德行道藝
者族師黨正之屬志之

計其時蓋各為一書月
要歲會以統於小史外
史其貯之在下列謂之
寶書三代之盛道德一
而風教齊其是蓋由於

此後世幅負遠濶風氣
異宜激於書者尤亟西
漢計書先上太史令
其副白丞相東漢郡
國志上於蘭臺至學

士大夫所纂緝若闕
中之記華陽之志襄
陽之傳三輔九域十道
之圖以及一才一邑之事
列於經籍藝文之目

者前及相因體裁殊
別要惟姑曼衍而為此
也畫封圻審訟革條
物產察民風表賢良
撫故實可以語可以道

古可以配今昔之宜可
以籌教養之實守出
之良將以資去息焉
夫昏和者求於閭室之
中非燭則何見即席於

山極作虞則何以從禽
若盡百里千里之域而
司牧之而唯以吏為師
則所嘗不過刀筆一筮
篋之末而已矣
洪君之

汲於此豈惟以著述
為能事求以度越於
人其勤於官守而有
見於三代盛時化民成
俗之由也蓋良吏之所

規畫遠矣君為政敏
而達省府褒其治行
薦擢磁州牧瀕行
造後後乃去其用心
如此故不辭而為之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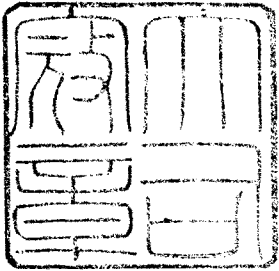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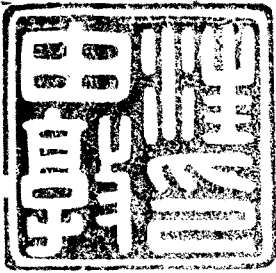
乾隆十年歲在乙丑

秋九月阮望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

內廷供奉

經選講官刑部為
書教習庶吉士新
安汪由敦撰



重脩寶坻縣志書序

自古聖帝明王勵精圖治
莫不以正人心厚風俗為
首務故輜軒下逮太史陳
風凡以旌別淑慝興賢育
才其載之史冊以信今而

傳後者蓋班班可考也我
朝定鼎以來

聖
聖相傳至德涵濡湛恩汪濊已

百有餘年凡沐浴

聖天子之雅化者雖山陬海澨
莫不踴躍鼓舞慕義懷仁

况其在畿輔之近者哉寶
邑為三輔要地啣遠山襟
大海夙號名區鍾川原之
秀代有賢良依日月之光
俗鮮頑梗洪令以江南進
士來吏茲土能以實心撫

字固已士習其業民樂於
畊駸駸乎可登風俗之書
矣乃猶以郡縣之有志猶
國之有史也官司人物因
其人賦役營建因其時星
野山川城社因其地爰於

政事之暇取寶邑舊輯之
志釐訂而脩明之考之史
冊訪之故老失次者有序
殘缺者有補而寶邑之志
彪彪炳炳乃復煥然一新
矣其叙述忠孝節義之梗

概文人學士之風規靡不
勃勃有生氣能令讀者拊
膺低首欲歌欲泣而不能
已下逮僻壤荒村表彰無
力者亦必為之多方搜剔
採芳躅於當年慰幽魂於

地下而無一之或遺至於
山川之形勝井里之參差
戶口賦役之多寡與夫臺
池寺院之興廢亦皆條分
縷晰而瞭如指掌焉夫採
風問俗者

聖天子之事也訓俗型方者良
有司之責也今洪令邑志
之脩豈徒曰莫為之前雖
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
傳於以誇著述而矜明備
哉夫亦仰體我

皇上化民成俗之至意以正人
心厚風俗則是編之輯以
信之今者傳之後而聞風
慕義者且踵相接也是為

序 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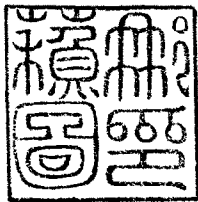
乾隆十年歲次乙丑冬十

月既望

欽命直隸總督兵部尚書世襲

雲騎尉洪科那蘇圖序并

書



重脩寶坻縣志序

漁陽郡屬之有泉州舊矣
辨於漢沿於晉魏曰泉州者
水徑注以為歷水泉八十里
取泉流既清之義也北魏省
入雍奴而縣遂廢迄五代干

戈之際置蘆臺軍設權鹽
院隱然為濱海重鎮至金
大定間復建為縣命之曰
寶坻意者稼穡惟寶如坻
如京耶不然所寶惟鹽抑
末矣元明以來相沿不改我

朝龍興定鼎燕京形勝有
金湯之險膏腴號陸海之
饒寶坻一邑實為京東雄
望翼、乎百城表也百年
以來

恩德涵濡旬服尤為密迩

既潤澤之又祀希護之於
是名公卿相望朝端衣冠
禮讓流為美俗井里殷賑
戶口蕃滋玉版藉凌雜而
不能校雍正九年慮天下
割邑之難治也

詔封疆大使因地就宜更
為析置而寶坻占焉於是
割東偏梁城等村鎮為
寧河縣而寶坻遂為半
壁矣余嘗覽元史食貨志
曰經界廢而後有經理魯

之履晦漢之數田皆自以也
則知經界不明訟端滋起
如周甘人晉邢侯者豈可
昧道明府洲共之素是
邦也適者分縣之後迭為
兩邑之主下車數月撤訟

真息行者不陰讓畔。然有禮意紳士咸相率而
屬行。殖只其一。捍網游
情者。亦迪德。以後人。以是
頌明府。明府悚然曰。若
素。雍仁里。吾就其終者。

順而導之耳。吾何能哉。
又以故餘編輯新志。詔
地既不隸。志仍由舊。區如
伯仲。分勛。筦。籥。器。用。猶
考。區。別。以。不。專。司。刻。在。刻
邑。賦。役。里。甲。鎮。隘。橋。渡。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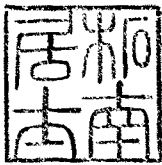
之經理後之來者何所考
焉乃於莊氏唐氏杜氏三
家志中參互於衷以備
徵信將成而明府以治新
擢磁州守來京問序於予
予先後視等畿輔七年

每軒車過以崇其土俗之
殷庶士氣之雄雋西京陪
冕稱鄴杜為最寶之曆
造志絲狂是矣既風愛此
一方士而又嘉明府之用
心既均為德必卒不能以

嘿而息也至前代湮沒
賢明府採訪舊聞廣為
蒐錄增入人物實能仰
承

聖天子作忠勳孝之
心其裨補風化豈淺

哉因為序而亟稱之以
見秉彝攸好云尔
乾隆十年仲冬既望
嘉興錢陳羣撰并錄



重脩寶坻縣志序

邑志之善者舊推浦江武功浦
江成於宗潛溪瀛武功成於康
對山海一典而核一簡而法也
夫九寓之大何邑無志而掌故
可徵義例可則者卒未易多見
豈非所成之書全視乎其人

為重哉寶坻令洪君東瀾維揚
名進士也素知是邑以文學潤
飾吏治凡五年既政通人和矣
念是去久闕未脩而雍正九年
析梁城設寧河邑之東境隸焉
尤不可不重加修葺爰敦請望
陽蔡子芳三五加高摧固前明

莊志唐志

本朝杜志為之崖畧錄悉奉正史
會典文籍蒐羅采擇凡六閱月
其書乃成體例與他志畧異自
職方建置形勝祀典賦役鄉閭
暨風物職官選舉封表與夫人
物列女拾遺別錄集說藝文共

一十八卷每卷各統數項訂謫
補缺鑑古準今一歸雅正可云
文省其質辭敷於事足繼宋原
二書已按寶坻縣設于金大定
十有二年即漢泉州地魏晉以
來或稱廣陽或稱涿郡或稱范
陽安史竊據劉守光置晉臺軍

以備滄州故用兵要也後唐趙
德勣回鹘地置鹽倉歷代相因
墮為國寶坻取如坻如京之義
其地足開利源而於聲名文物
未之備也自我

朝受命

聖聖相承畿輔之地漁教首加生息

寶地 元
三
理極今

上自御極以來省徭賦屢蠲復勸耕
桑興學校一時被惠澤者其君
子敦禮教而說詩書其小人勤
力作而裕蓋藏民生永永不見
兵革而相習逐利者化其風
以漸歸於仁讓共百有餘年于

茲矣今是志所載去古先王流
風遺澤未遠也而抑知

上之人涵濡滋液如是之深且久而
浚臻于是哉垂堦成洪君晉磁
州牧行且去矣以書來屬予作
序予惟今之涖民者視一官如
傳舍然雖通都大邑未省淺書

繇司是古者苟有從事不必求
可傳之績也今君出作史三長
偕名流發凡起例共成此書以
激文獻以尊

朝廷以信久遠俾浦汪武功浚復有
典核簡法之書洵乎循良之為
政異乎俗吏之為之也即其一

事志在天下矣因序而歸之為
寶坻度且為天下之牧民者勸
焉

乾隆乙丑年孟秋月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長洲沈德潛撰

算書



敘

洪君肇楸宰寶坻之五
年政平訟簡四境寧謐
上下用以安之一時稱
良有司焉先是邑之東

境於雍正九年析縣治
曰寧河今之版籍已非
其舊而邑志自前相國
杜公增脩之後又多磨
年所矣明神宗以來迄

我

國家百餘年掌故亦未

盡登紀載實雖一隅然

而隸

天朝之職方為

畿內之赤縣蒞斯土者

苟無所稽考亦何以興

以立教道風者之宜而

脩極字之職欽洪尹慨

然歎輯斯志焉良者以

以余惟古者天子省方
五年一舉又命太史陳
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
以觀民之好惡而郊圻
則歲与吏民相見誠以

首善之區沫膏詠勒闈
澤所敷自近而遠我
皇上愛育黎元期登祚
席以年渙頌
諭旨次第蠲免天下正

供
六飛所過必問民疾苦
恤其澌彼而賜之復近
特命大臣營治水利為
三輔億萬年之計寶坻

爰戡之東南沾被

聖澤者蓋近且久而此

邦地濱直沽魚鹽黍菽

之產京陵漕鹵之規与

友人物之秀頑土風之

奢儉洪君既奉所目擊
者詳著於篇而又旁蒐
史乘泚顯闡幽增損舊
文裒益義例有古作者
之風是誠可以備輜軒

之采而助雕麟之化也
後之按圖考籍者又何
患乎文漸無澌哉余嘉
洪君之不懈於所職而
能以其暇日采輯考證

有當於著述之事所謂
仕優而學者也爰因其
屬為叙而書以歸之

乾隆十年歲次乙丑仲
冬月錦江嚴瑞龍



志一統者博而宜精志一邑者約而宜備
雖大小不一而傳信則均夫其貴乎傳信
者豈徒矜雅贍廣見聞供文人學士之脩
誦習傳云余哉將使山川城廓廬舍井疆
先摺之典型民生之休戚披圖展卷燦若
列眉而涖茲土者興利除弊善似維風於

此乎攸賴也寶坻洪令以新脩邑志問序
於余按坻邑瀕滄海引漕河延袤二百餘
里於

京師為股肱邑我

朝

列聖涵濡之澤既厚且深加以我

皇上湛恩汪濊休養生息其士民共被日月之
光而沾雨露之潤治化蒸蒸日上蔚乎可
觀臨斯土者表彰盛美釐舊志而新之此
其時也抵舊有莊志唐志復有杜志自杜
志行而舊志廢一時稱為善本然亦尚有
未能詳核之憾今觀新志之脩博採羣書

細加校訂自天文星野以及一名一物莫
不搜羅考據鑿上可憑擬諸舊本更為完
善此即成於經生之手已為可傳況其出
於簿書鞅掌之餘者哉且夫地以志傳亦
以人傳有卓茂而人知密有魯恭而人知
中牟唐宋以來不可枚舉

奉朝稼書先生為循吏第一平湖著作班
在人耳目無他惠愛之意與之俱傳耳洪
令以名進士治坻悅安強教綽有循聲生
心乎坻也有年矣心乎坻而不能已於詞
因有志以實之然則是書也殆即興利除
弊善似維風之所寄而余承乏京尹得以

揚權而稱道之尤願後來者之相與覽其
籍罔其治也於是乎書

乾隆十年歲次乙丑孟冬朔

順天府府尹陽湖蔣炳序



序

郡邑之志為信史權輿所以
表經緯覘風俗昭人紀明
勸德也言之無文薦紳者
不道而不詳不要於志益
無取焉蓋志特史之一體而

志一邑即信一邑之事於千
百年僅謂倂輯為故事宜
無侈前人豈有識者之用心
哉寶坻地濱直沽饒魚鹽
之利戶口田賦生息繁多前
明二百餘年此邦文獻之盛

兼風俗之隆替以至東造妖
氛兵燹之罹忠義節烈出
焉皆紀載所不可闕者况

畿輔之東此為重地我

國家定鼎以來親貴之湯沐禁
旅之芻蕘多賦自茲去其因

寶地集卷之六
時布化增損勅修體國經野
之規分見於一邑者令典具在
既當敬誌以昭茲來許又際

列朝諭修明史除拘忌之習邑中
有殉難而得死所者已闡其
幽光乃前志既脩及弗深考

此洪君肇楸所以奮然為已
任也洪君在寶五載相其地
沮洳易潦為豫戒田事飭陂
堰築荒政民無棄業先是旗
民剛畝牙錯獄訟滋興洪君
為持平釐畫用輯且和攷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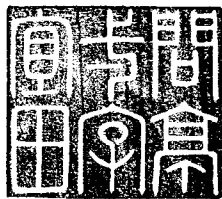
他政皆能無曠無擾以利實
人目以公隙攬舊志所紀述病
其舛畧博蒐史集廣積見聞
而斷以己意自呈野至藝文類
分義別增補闕佚一準於理以
期於信俾後事者徵文獻按

去風而益興於政教是洪君之
志也洪君以上考牧磁州於去
寶之日猶以數十日功力成是
書余嘉其意為書此以弁諸
簡端

乾隆十年歲次乙丑秋九月

既望

通奉大夫直隸布政使司
布政使桐城方觀承撰



邑之有志由來尚矣臚事與人而備
書之其重且大者國史之所採也餘
亦叢談之所資也然言者失真則見
者減色直以尋常置之即間載諸說
部適足以傳訛而襲謬耳蓋志之所
係若此若此則余今修寶坻志欲一
仍其舊也得乎邑古泉州縣地在周
為燕封城於秦沿於漢易名於新莽

割據於西晉之慕容氏自入北魏而
廢浮沉隋唐間五代時為鎮石晉以
賂遼至金邑始復建耗於元稍增益
於明之中葉而卒燬於其季至

本朝稱極盛焉故漢後金前蹟罕傳者
傳亦率附會耳金元間乃稍二見正
史其事則如屯田河渠鹽法其人則
如馬琪蒙括特末也李霆李伯淵朱

國寶楊傑只哥劉元輩是也而其時
邑志之有無不可考有之自明弘治
時始祇上下二卷草創焉耳語云作
始也簡其將卒也必鉅豈不重有待
於後來者哉惜嘉靖中一修後遂無
有議及者迨

聖祖仁皇帝開設明史館

詔天下郡縣各以志上於時邑之續志出焉

顧志出而明史究未有所採豈更歷
三百年之久轉視金元為遠遜歟吾
嘗取而披之其事蓋瑣瑣耳其人蓋
平平耳則國史之見遺也固宜嗟嗟
是殆修志者之過也夫金以前所傳
若滅若沒既以世遠年湮姑弗深攷
矣明中葉至
國初蒐羅似猶易為力者而亦復簡略

若此則志雖修猶未修然直俟今日
而乃修之也雖欲一仍其舊得乎楹
自攝篆時即懷此意及奉調再來亟
與邑紳士議有以前任伍公志藁進
者視之第如前乃姑寢數年來念茲
在茲廣搜前代之藏書博購名流之
別集以及四鄉殘碑斷碣莫不剔刮
於苔封蘚蝕間又巡歷所至輒過遺

墟而訪召故老而咨覺數千年陳蹟
亦有約略可尋者而益歎有明三百
年中其事非盡瑣瑣其人非盡平平
也積日既久劄記漸多於是毅然有
修志之役會同學蔡子芳三今博雅
君子也延之至時以鄙見相質芳三
輒以為然且多方以證佐之由春及
秋閱八月而竣計此八月中或月朗

風清或雷轟電掣夜漏頻催晨鐘欲
動而予與芳三往復流連方顛倒而
不厭拊掌拍案忽喜忽驚欲歌欲泣
初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事乃如在掌
上而人乃如在目前瑣々云乎哉平
平云乎哉每竣一卷必集邑縉紳耆
舊傳示之皆曰信善哉某幼時蓋嘗
聞諸云耳則亦有為輒然笑有為黠

寶
五
卷
六
四
然悲且泣然泣者矣已復謂曰凡志
之修為可傳也為可法也渺茲一邑
代興代廢歷三千年而始得大盛於
今恭惟

聖朝德洋恩普反前代之陵遲追中天之
熙皞定賦免丁營田治水則典制備
焉褒忠獎節興賢育才則文物光焉
其重且大者將史不勝書於以風諭

衆庶導揚絕業使永永年代服我成
烈此則微臣所慎之又慎而願與都
人士是訓是行者也僉曰愉乎休哉
請鑒於此志以示無忘刻成爰叙所
以不得仍舊之意非敢蘄勝於前亦
由運際邳隆生逢明備織諱胥捐遺
書盡出又得久於斯任以竭其芻叅
博考之忱是楸所遭良獨幸而亦藉

創始者先予我以端也雖然後之視
今亦猶今之視昔庸知楸今日所續
修不又有更定於他日者乎踵事而
增累基而峻青藍寒水加務善之是
誠楸所厚望也已

乾隆十年歲次乙丑九月既望

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知寶坻縣事古歛

洪肇楸書



原序一

邑令 莊 禪

弘治戊午夏禪奉命承乏寶坻夙夜殫心求可
以釐弊惠民者行之材弗克逮欲訪舊志以徵
文獻於先哲久而始獲謄藁三十紙乃前教諭
高憲所撰未克成書欲纂修之繼有事於城池
未暇也辛酉告成因致教諭齊濟周訓導錢冕
搜剔遺隱裒輯逸散編刷成帙而義例去取議
論抑揚禪則與聞焉首卷起沿革迄古蹟志之
本意也中卷錄勅命紀文詞志之通例也末卷

述題詠附雜志乃推廣緒餘而羽翼乎斯志也
衍其目五十有三約其類一十有二若土宇離
合之蹟戶口登耗之由風俗人才美惡盛衰之
實與夫徭役所以昔寡而今多莊田所以昔無
而今有建置所以昔廢而今興必皆循例以定
其名立論以通其義詳不繁而欲明簡不遺而
欲覈未敢自躉也請之憲臺復命校正事竣當
序以識其歲月嗚呼志豈易言哉俛惟茲土在
漢爲州在金爲縣入我皇明因之賢人君子宦

轍亦多矣尙缺而不爲或爲而不傳禪何人斯
敢妄議耶雖然志卽史也志以紀郡縣之事史
以紀天下之事定是非別善惡以公勸懲者史
也考俗尙驗政治以備采摭者志也史以嚴萬
世之大閑志以表一時之公論大閑立而僭竊
不敢踰公論明而邪議不能惑志有資於史也
大矣欲爲維持世道計者可無慮哉此吾夫子
不足徵之歎所以發也此郡縣之志似緩而實
急也禪不敏曷足以與此夫惟食其食而不敢

怠其事民之休戚實切於身政之利弊親擊於目既不忍以不言又不能以無言故不自知其言之戇且激也取譏獲戾烏可追乎昔李吉甫作元和郡國志謂爲政者執此可以治天下噫是編也後之君子恕其妄而察其愚則於斯邑臨政之始或未必無小補云

原序二

邑教諭

劉思聰

寶邑舊有志繇來逖矣歲因革代謝弗及悉載於乎畧哉寧爲全書乎邑侯唐明府來尹亟欲

修之時晤余謂曰志史類也夏禮無證厥咎在
杞周禮廢缺魯曷辭焉故攷政章教匪志莫稽
前聞邑之志創於晉陵莊公續於館陶武公歲
久而版籍放失矣繼修於浙姚胡公竟未刻梓
今修輯將孰諉諸遂請於代巡孫公臬憲張公
候允然後屬余簡邑庠弟子員四人楊懋李廷
烏苑因芮莫館之公署給之筆札優之廩餼且
諭之曰粵惟先王體國經野以建民極城郭宮
室以奠民居燮和政化以弘治理進退人物以

立民獻制作典籍以彰物采悉志不可缺也茲
志之修將以俟乎廉民風觀土俗者厥惟重矣
汝輩尙其矢乃心力勿負茲託可乎四子旣唯
唯受命日夜惕勵務觀厥成爰是叅之圖經以
志疆城本乎一統以志建置師厥禹貢以志田
賦徵諸士庶以定官師協於鄉評以采人物稽
之典籍以綜藝文立義以審制修詞以審式據
實筆削一無譌漏自四月初吉入館稿凡五易
迄七月終甫克就緒析爲九卷合爲二帙君子

曰茲志也其庶乎然相循之久成之不易若此
非侯克舉曠典何以成三公之志耶是故覩疆
域而形勢述焉覩建置而沿革明焉覩田賦而
登耗昭焉覩官師而淑慝辨焉覩人物而行誼
播焉覩藝文而述作著焉於乎全邑之勝舉在
目中也已寧復疇昔之畧乎適當付梓屬余序
諸首余罔敢以不佞辭乃序如左以俟夫來時
嘉靖丙寅冬十月載生明日也

原序三

邑訓導

賈元

古者邦國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志固史也述往詔來彰善癉惡攸賴故善治者恒急焉溪南唐侯以麟經高第出宰寶邑奮志飾治修文廟以敦禮教減供給以甦里甲增城浚池以重邊防六事聿修百廢俱舉矣暇稽於舊政則臧否得失有遺徵焉稽於疆域則形勝關隘有遺歷焉稽於定額則戶口田賦之類有遺錄焉卽喟然曰邑必有志乃師帥者所當爲矧寶坻隸於神京爲望邑稱首庸可無志乎乃

羅邑庠弟子員四人楊愨李廷烏苑因芮冀旁
搜曲訪俾成新志定義例爲上下二卷筆札之
需募工之費皆捐已俸而他無所與焉旣成屬
予序諸後予披而閱之首以分野上識天時也
次沿革疆域形勝下盡地理也次賦役學校風
俗物產中盡物情也至於建置之因革祠祀之
邪正文藝之今古或大書分註而井然有條或
搜述闡微而百爾完具邑之政粲然措諸掌矣
予觀侯之舉是也以嚴筆削曰公以孚士民曰

惠以盡職業曰忠以範來政曰仁一事而衆善
備美哉侯之用心也政紀而譽斯永矣雖然予
猶有說焉蓋鑑垂形物索照前事之不忘後事
之師也邑乘闕於百年之久而頓舉於數月之
間蓋有數存焉耳矣後之觀斯志而大猷是經
則在仕籍多明明之吏在里閭有藹藹之人噫
嘻侯之所貽豈其微哉予忝司風教幸附名簡
末以並傳於不朽故樂爲言之識一時相與有
成之意云

原序四

邑令 牛一象

紀天下之事者存乎史紀一邑之事者存乎志
志固博通乎史而詳史之所畧者也曷言之史
告一代之成或數字寓褒譏一言代賞罰昭示
來茲者不惟其文惟其意董狐之筆尙矣次而
若龍門若扶風若涑水若紫陽皆廣洽淹貫於
參伍錯綜之中提綱揭目使百年如一日異世
若同堂故聲施卓越夫奕禩志爲記事之書卽
一方之史也凡山川形勝閭井租庸風俗文獻

以及世運之升沉民生之休咎教化之醇漓均
于志乎是賴使徒盜名而失實襲妄而遺真存
疑而寡信則地何藉乎以志傳志亦何足以爲
地傳哉寶邑引漕河濱大海如帶如礪爲股肱
邑且幅幘三百里許生齒頗繁奈俗朴而勁土
窪而磽故財賦無幾而名公巨卿忠孝節義未
易更僕數採十五國之風亦稱中土名區矣况
我

與朝定鼎以來肇造顯庸生聚休息歷三十載於

茲其間之隨時立法因地制宜可不條分縷晰
以志大一統之盛哉粵稽寶邑舊志修於明之
嘉靖時酌古準今拾遺補闕蔚乎可觀迄於今
勝國之河山如故也試問昔所稱我疆我理者
保無鞠爲茂草乎昔所稱烟火如雲者保無晨
星寥落乎昔所稱衣冠文物者保無枝葉稍凌
夷衰微乎北燕南越軌不同途鵠皓鴟青色難
埒等使膠柱鼓瑟按圖索驥或鶩乎名或流乎
妄或涉乎疑以爲山川形勝於是乎傳也閭井

租庸於是乎傳也風俗文獻於是乎傳也且世
運之升沉民生之休咎教化之醇漓無不於是
乎傳也倘所謂志是耶非耶壬子春初象司牧
茲土譜往牒撫時事滄漭雲天煙霞渤海修志
之舉其胡能已但薛子狐裘功非兩腋每懷靡
及亦旣重愧於厥心未幾而卽有各修郡縣志
之

命而 內閣杜大學士邑世胄也復屬苑學師與象
董其事顧志豈易言者哉莫爲之前雖美不傳

莫爲之後雖盛弗彰志之爲志寧僅踵事增華
云爾乎如則壤成賦矣其間盈縮增減之不同
不可不核其實者也計口編氓矣其間凋殘昌
熾之或異不可不存其真者也不寧惟是質文
異尙彼美云遐先後盛衰感慨係之若軼事孤
貞遺踪勝地著之咏歌深人憑弔者罔不蒐羅
採輯第恐失於稗官野史之誕砮砮魚目之淆
以啓詭異之端是皆不可不傳其信者也志豈
易言者哉昔司馬太史足跡滿天下故議論足

以驚當世此無他聞見親也蘓秦張儀傭書而
偶食於路途遇有墳典輒以墨書掌及股夜還
而寫之以成天下良書學識博也維時學師集
諸儒生遠追近述學識綦博矣且生斯長斯聞
見綦親矣相與折衷於今昔之間斟酌於是非
之際務核其實而不徒驚乎名存其真而不容
流乎妄傳其信而不使涉乎疑如是者兩越月
而編成庶幾哉山川形勝於是乎傳矣閭井租
庸於是乎傳矣風俗文獻於是乎傳矣且世運

之升沉民生之休咎教化之醇漓無不於是傳矣所謂地以志傳而志又以人傳者其在斯乎雖然文黛多殘必借玉於修月時宜或漏需分石以補天求其裁成刪定信一時而傳百世者微大學士其誰與歸

原序五

邑大學士
杜立德

書以志名以記事也志以記實爲有徵也上古採風而記之以詩民俗土習彰彰風化至細而稗官野史方物閭形無不備載羣言上達天府

以供史職博物志爾雅卜西河鄭公孫僑爲志
書創始迨後應劭風俗通司馬班史書志諸編
各相表著楊雄漢以博稱每出則懷鉛攜槧隨
在撫拾名物天下覲臣入猶徧尋方謠里字以
資淹洽夫風土沿革居千載下能識千載遐蹟
不出戶庭而天下之幽區奧陬奇文異帙烺烺
如覩者邦政載有職方史官備詳輿地是志也
而史係之書務博也猶詳爲貴觀欲詳也猶要
爲宜必乃有三豕渡河之明辯而後夏蟲不誚

於語冰尤必有得夔一足之善解而後樓船莫
誣於峽水博豈易言乎哉博而能確可以信一
時而信萬世者志書一事更不易言吾邑有志
其來舊矣蓋亦未詳其何所始迨明孝宗時武
進莊公諱禪者來治是邑修城治郭功湛於邑
邑人迄今口碑以禋祀學宮公暇因重訂其書
以成志志之所以爲邑存也然而德籍於邑之
梁城所世胄者雖以鄉邑之人而未盡悉邑事
故老之凋謝也風土之易昔也民物之迥異而

觀不齊也未嘗不倦倦識之縷縷尋之如一邑之大綱疆土爲重而生齒次之人物風俗文獻又次之有土地則必有賦役所以供輸

朝廷者任土作貢唐虞已然如宅壤莫辨千里可同課稅歟有生齒則必有戶口所以充實封域也比屋連邑興懷庶矣如富教未臻徒言幹止何爲耶此志之所以爲邑存而邑之不能盡存夫志者有數數焉賦役名矣其昔有之原額與今減之名數不無豐嗇觀則輕任併而重任分

者均輸維何戶口名矣其摩肩之儕伍與朗列
之晨星不無軒輊眎况列戶而居者更多分役
而名名之邑者可邑註乎其一道同風者又維
何至剝船一役近加於邑邑濱海海有河河在
東界逶迤曲堧幾遠二百里生民全僦於此地
卑窪民多砦窳卽歲豐僅完正賦今役剝船於
縣治西將百里許之潞河下民赴於剝適三百
里遠也地遠於漕船派於邑苦累不勝具述况
終明之世未嘗有此役名言志至此敢不備載

始末以悉民隱此志之所以貴詳也尤志之所
以紀實也今

皇上以閣臣爲天下一統志請而

命各郡縣修志以彙成大典適求厥寧也適觀厥
成也天下事任之天下一鄉事任之治鄉與一
鄉之人容民惠衆賢愷悌事也維風砥俗士大
夫事也敦倫嚮義民庶事也不彰以衡孰範於
趨不模於前孰觀於後爲範爲觀孰有本土之
人爲甚習本鄉之事爲甚切者德邑人也言邑

之事敢涉於虛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抑亦不敢過於贅特舉數事而詳言之爲關桑梓重事也諸如沿革風景形勝建置人物土產不無昔有今無今增昔乏者殆亦因時損益約畧大義云爾遵王之道千古志之先期於鄉邑賢俊及儒學邑宰察採故實德於公餘聊酌所見爲一代大典昭如日星爲一時人心存真聞見唐李吉甫彙元和郡國志別具遠識謂爲政者執此可以治天下豈志乘一書能盡經濟之大凡不過

曰郡國疆域在斯也孰裒益是民社本末如斯也孰調劑是以一邑而概一方以一方而概天下也治理孰先後是易云振民育德又記云禮義爲器人情爲田千古同民之治不外崇其本事端以故聞使民行習無斁已爾雖志書一端大道不盡於此也然民風土俗遠察近觀而治志之道未始不先於此今志之所以爲邑存也有不能不詳且實者蓋如此夫

原序六

邑令 伍澤榮

寶坻爲 畿輔望縣久矣辛亥春余膺

特簡吏茲土適有浚青龍灣引河之役工隸境內者
百餘里到官未信宿夙駕工所申馨鼓準備直
日周遭馳視夜分治簿書迄三月畢事瀕河風
土人情約畧于車馬輪轅間旋

上俞 督憲請析邑之半爲寧河檄下分土分民身
遍疆索勾稽更靡遺而是歲爲大有年稅輸訟
息寶人謬謂令能拊循令亦樂時之稔而政粗
立也則進耆英與言孝慈課文學禮於邑之名

行卓卓者卽人往風微必咨諏傾慕以廣厲末
俗越王子

朝廷將討論通志趣郡縣各上書寶坻舊乘前經學
士杜文端公纂于康熙十三年言信有徵顧過
此闕如也迺開局精舍延鄰海內徵君暨文學
數輩屬詞比事余出所覩記叅互裁訂彌月脫
藁總如千卷日張綱舉匪漏匪支行授梓爰拜
手颺言曰猗歟休哉何治之隆乎蓋天下太平
翔洽於今幾百年矣又復自喜曰夫志何爲作

也將志俯仰廣袤盈縮妍媸盛衰陳民所好惡
俟觀人風者采焉也將以信今而傳後也彼卮
詞誠無當已其有擅場著述者或收拾殘缺每
嗟疑信混淆或棘手時艱第託微文見意或利
興弊撤不憚大書特書至勢積難挽數事又終
以付莫可如何作者之體類然耳之役也上下
六十年間鴻業靡藉潤色休明自足鼓吹例仍
舊志所同政紀生民未有免剝船甦衆困也勤
蠲賑補天行也修河堤纘禹績也分縣治奠苞

桑也他若秩官人物諸條喬喬皇皇取彼絜此
反覺爲志中緒餘詎不偉哉而余以謏劣躬親
邳隆之理敬述見聞導揚盛化與諸君珥筆廁
名庸非厚幸歟抑微獨余與襄事諸君凡我寶
人爾疆爾理式廓式秩爾田爾宅式作式息洪
濤不驚先疇永服人材益蔚風俗彌醇實萬萬
世幸也夫建非常之原而無疆惟恤

帝力咸忘流覽史冊易一二觀乎後之君子披圖省
牒其亦必欣喜神遊願置身斯際也夫

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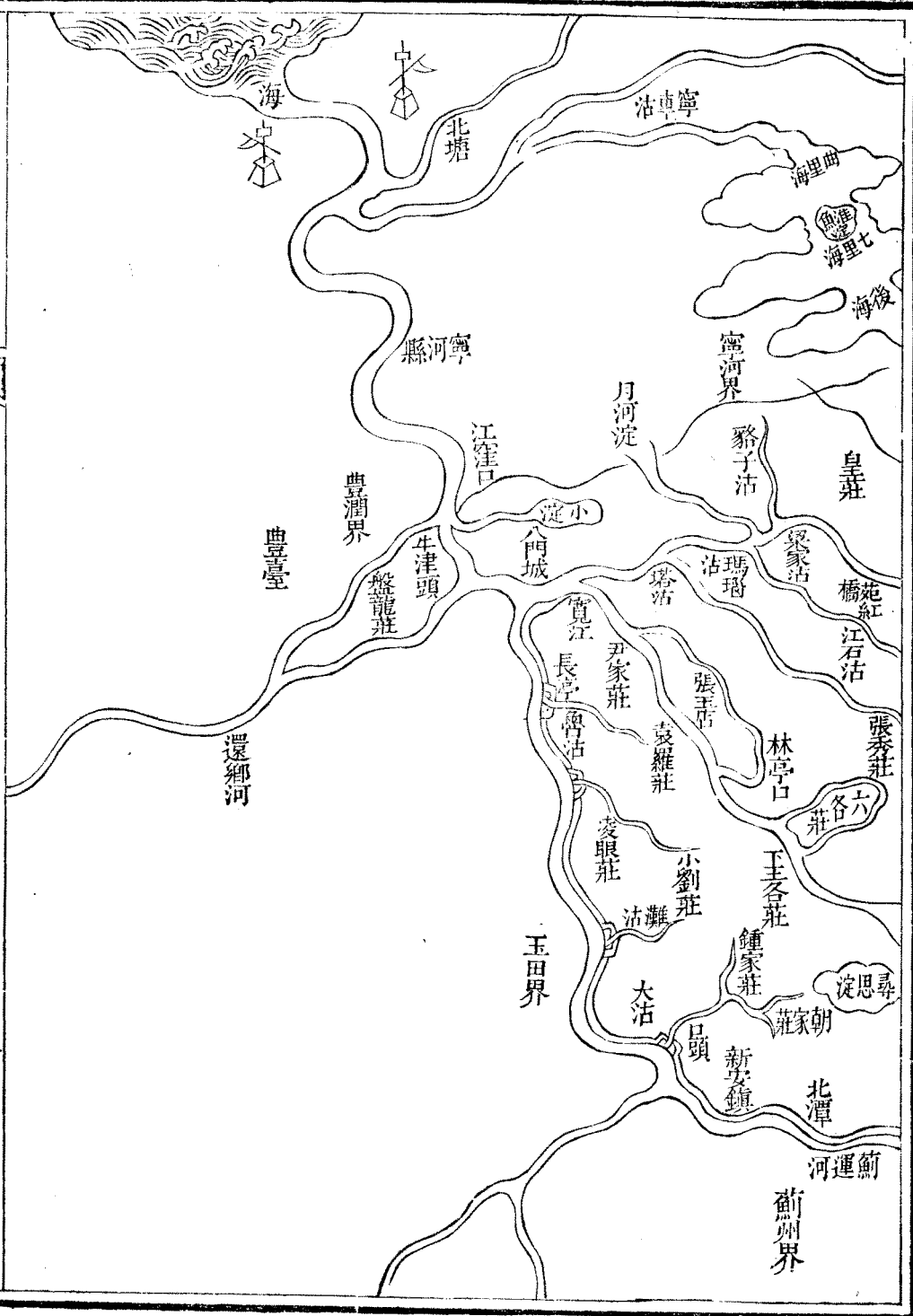
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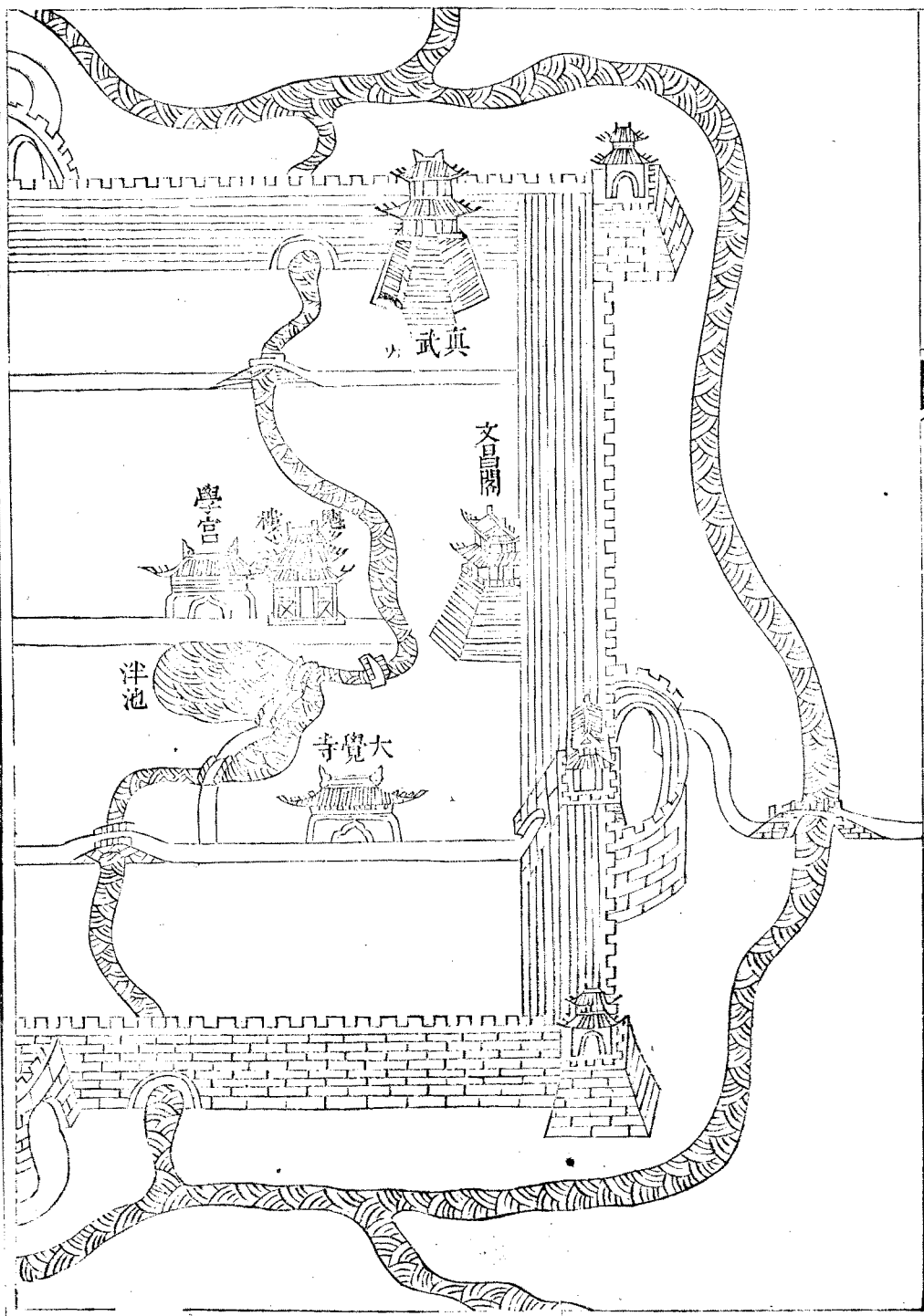
藥

堦

全

圖





真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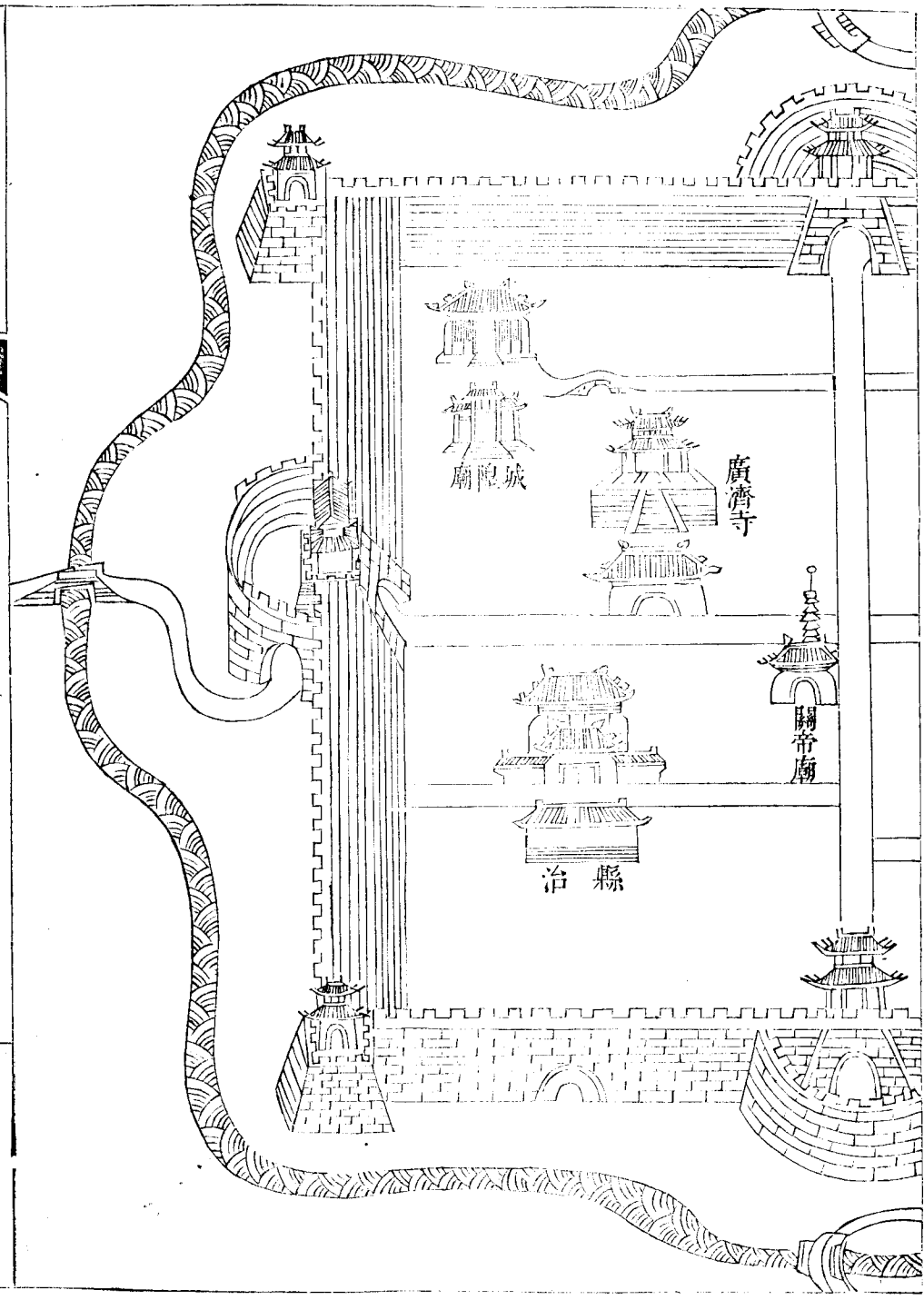
文昌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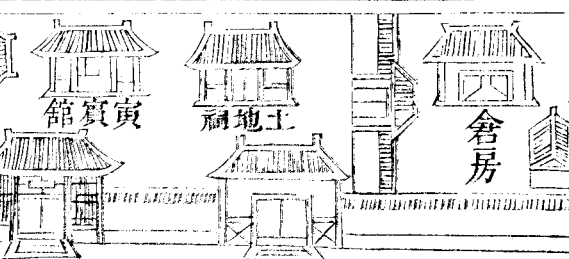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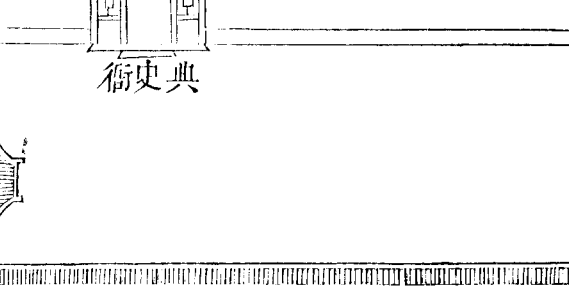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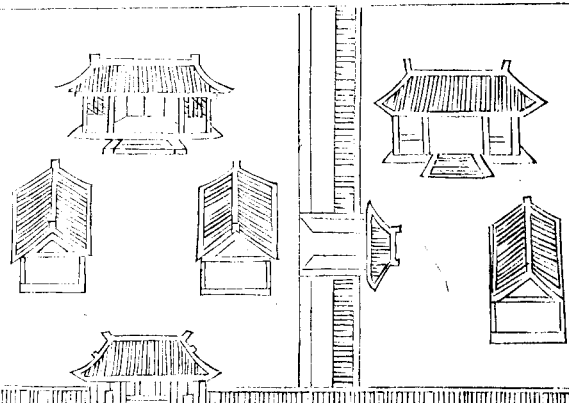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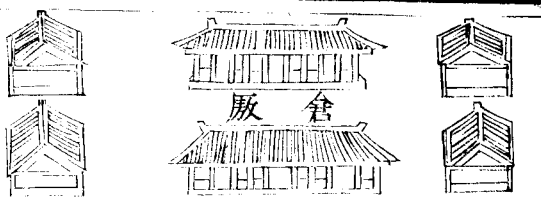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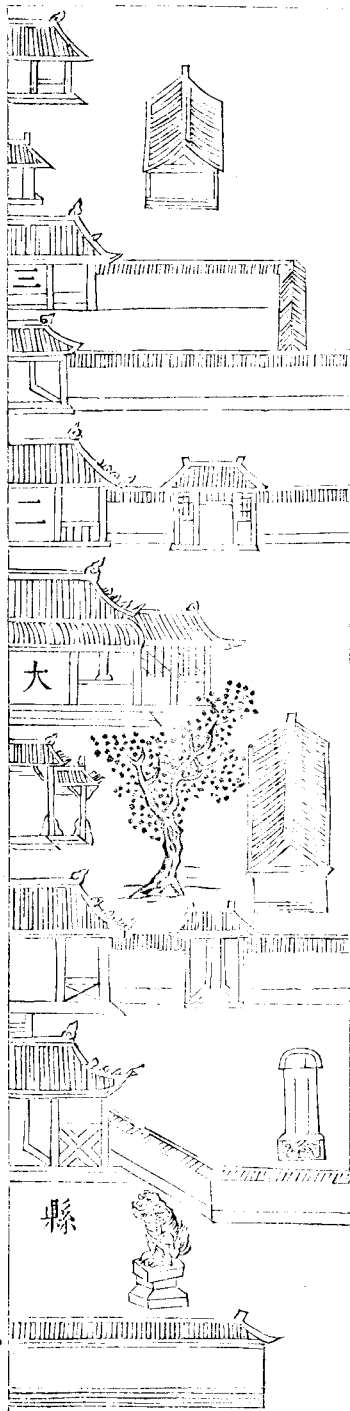
學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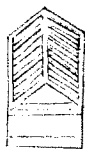
樓

洋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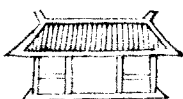
大覺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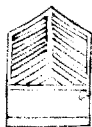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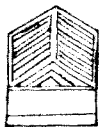




主簿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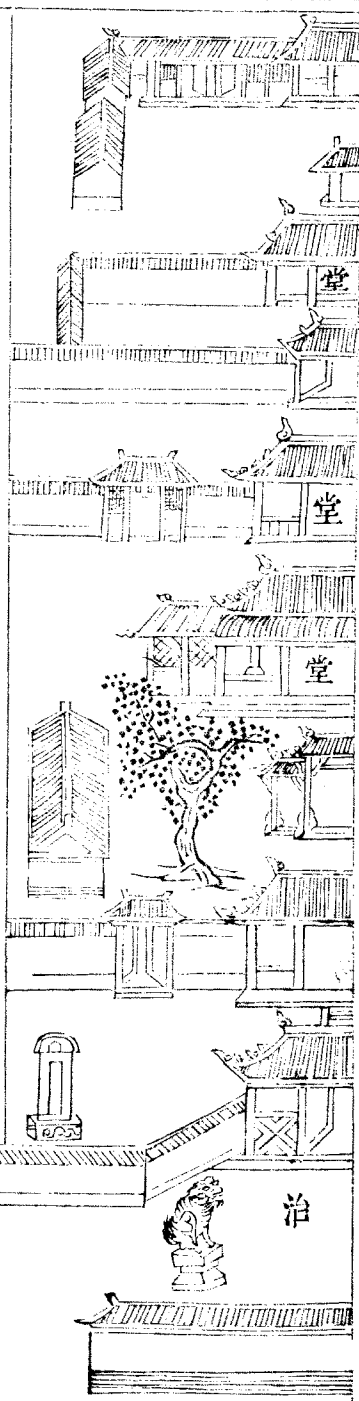
吏 解



學社



申明亭



堂

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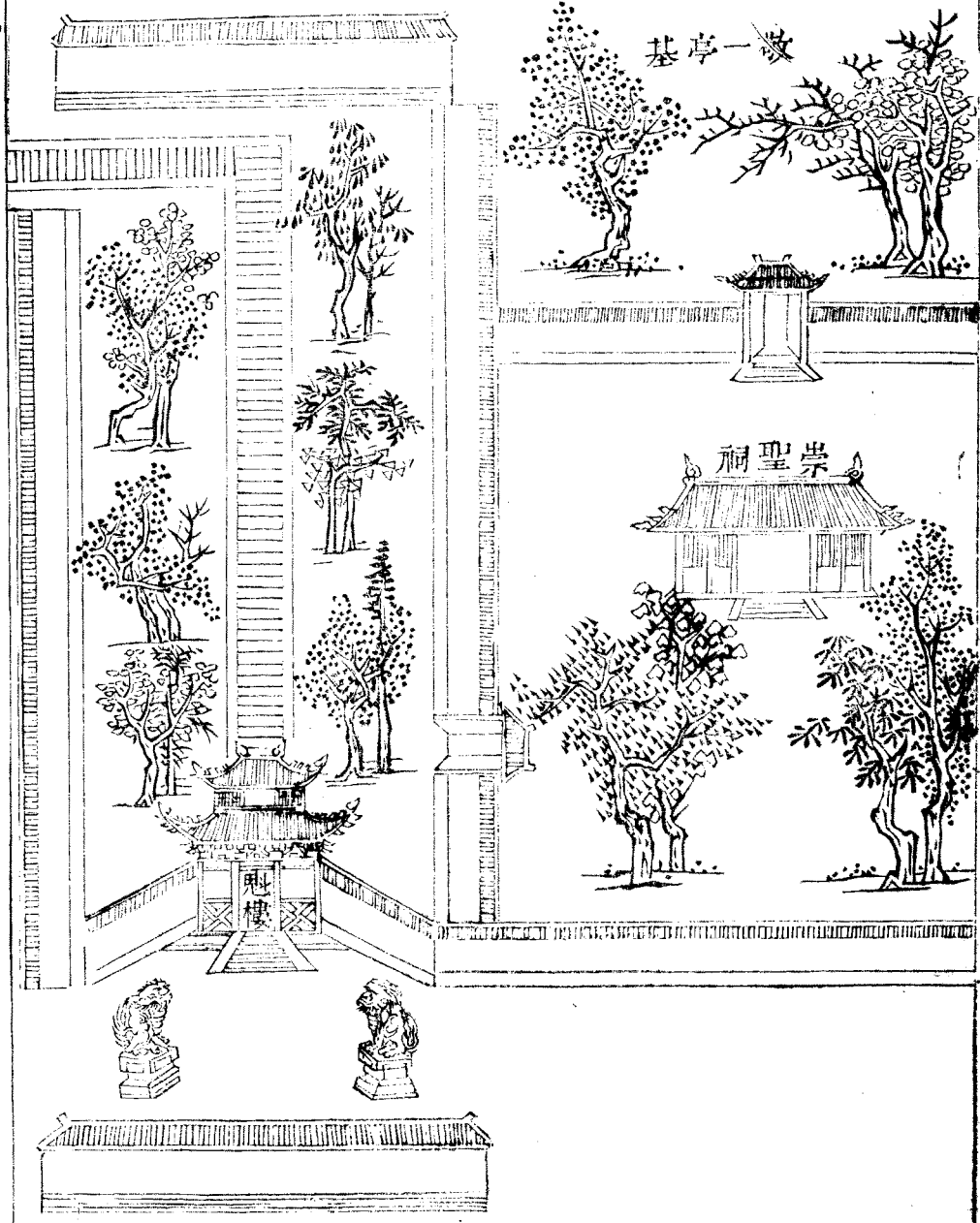
堂

治

敬一亭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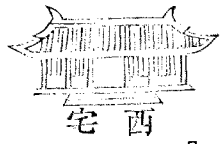
崇聖祠

魁樓



射圃亭基

基閣 經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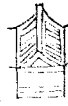
西宅



進德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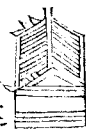
教諭宅



育賢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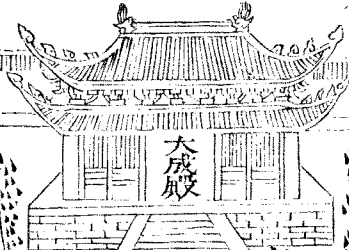
明倫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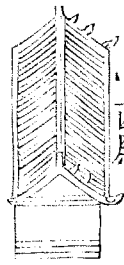
門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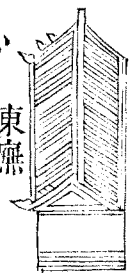
射圃亭



大成殿



西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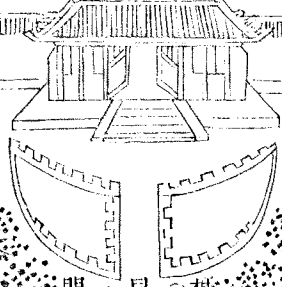


東廡

戟門



鄉賢祠



星門



名宦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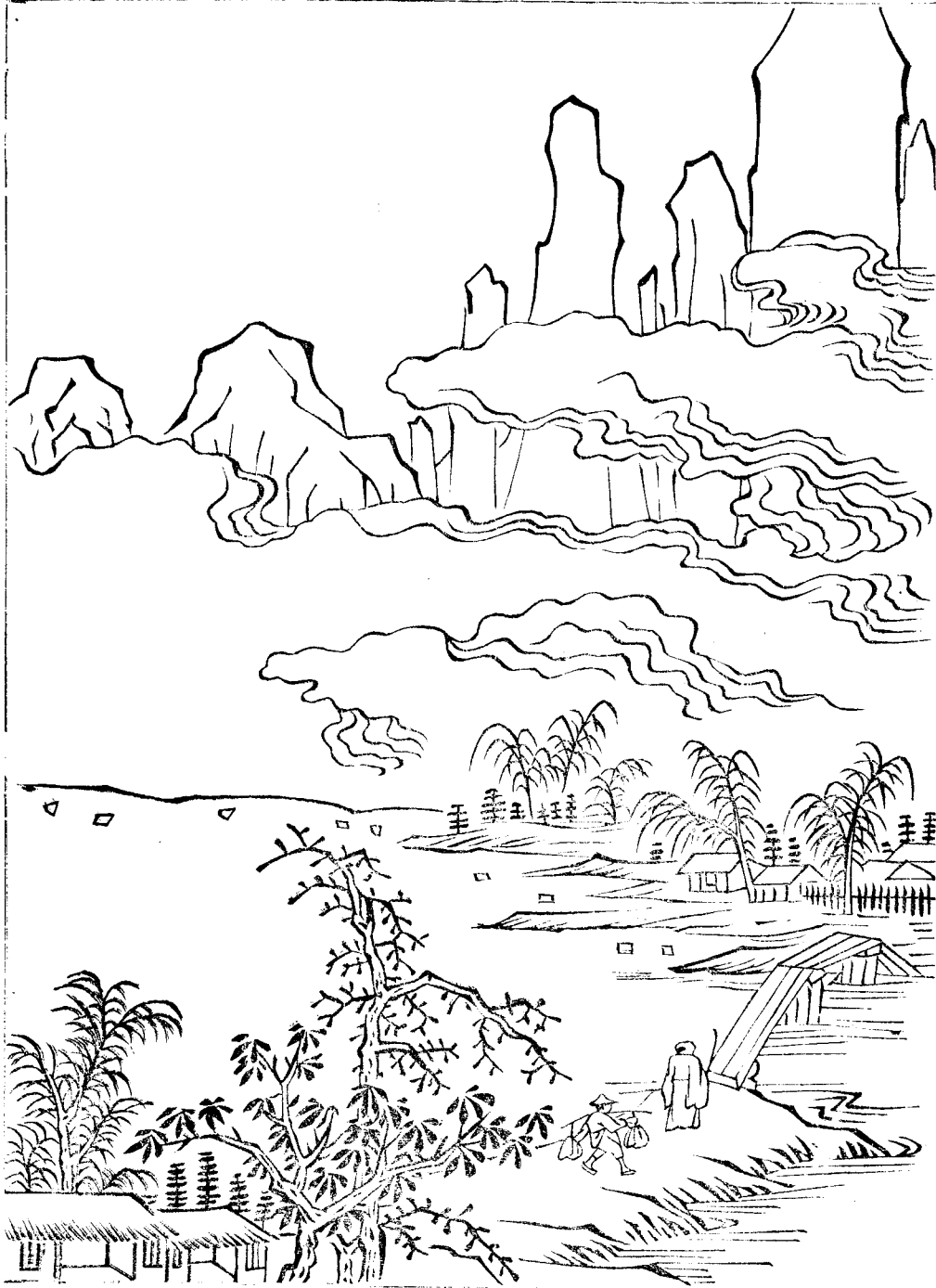


節孝祠



忠義祠

洋池



日色薄遙邨半入
丹青樹山縹緲
中仙靈自來去我
欲往從之前期邈
煙霧東閣



興築何年荒原一片遺壘
蕭然唐代龍旂金時鳳輦
事空傳青楊柳堤邊送
不盡秋風逝川吊古攀今斜
陽衰草老樹寒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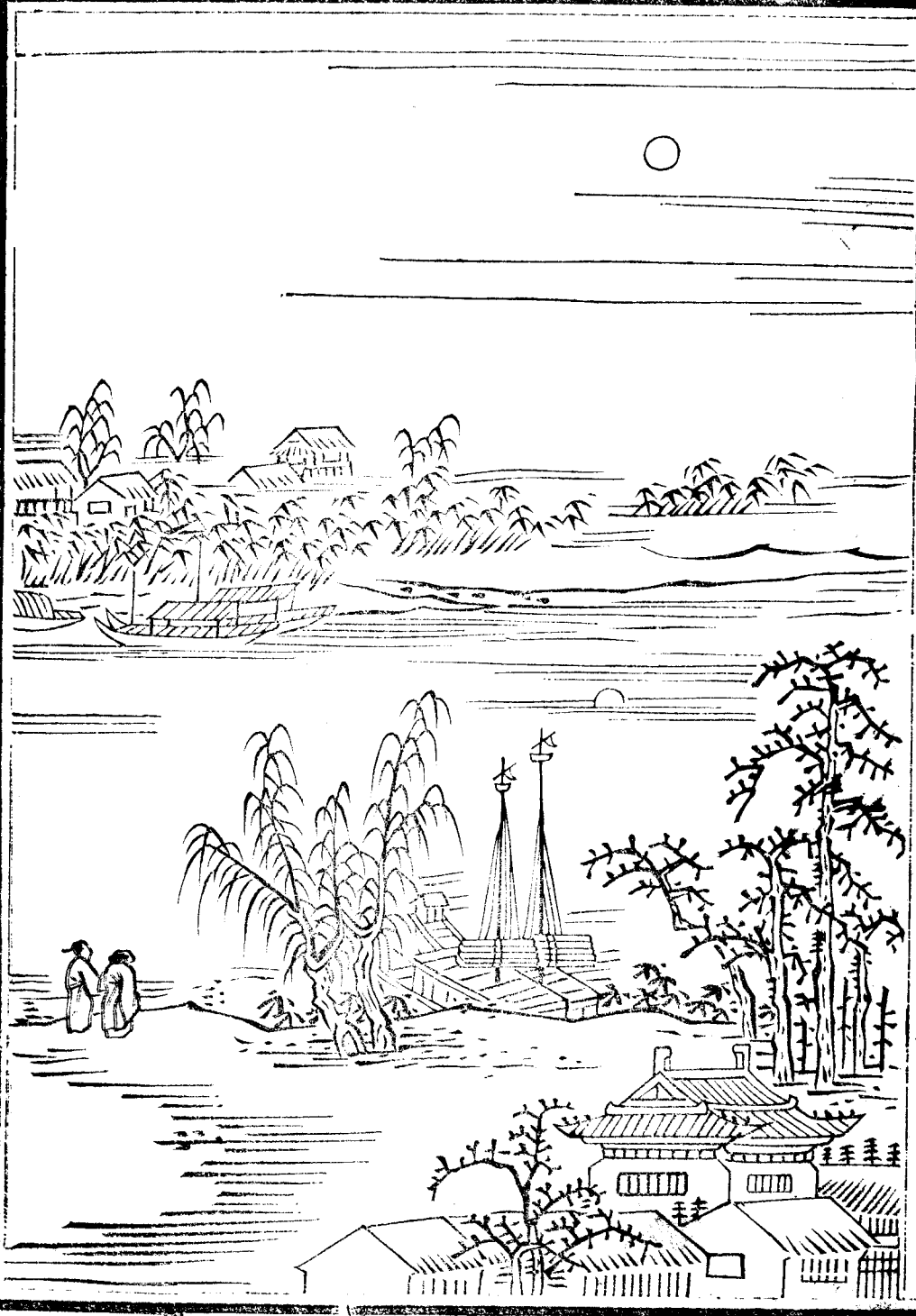
調柳梢青

東閩



鼓鼙蒲鯨滴露僅吐
唱清管徹經臺祗因
下半潮音送風自斂
從海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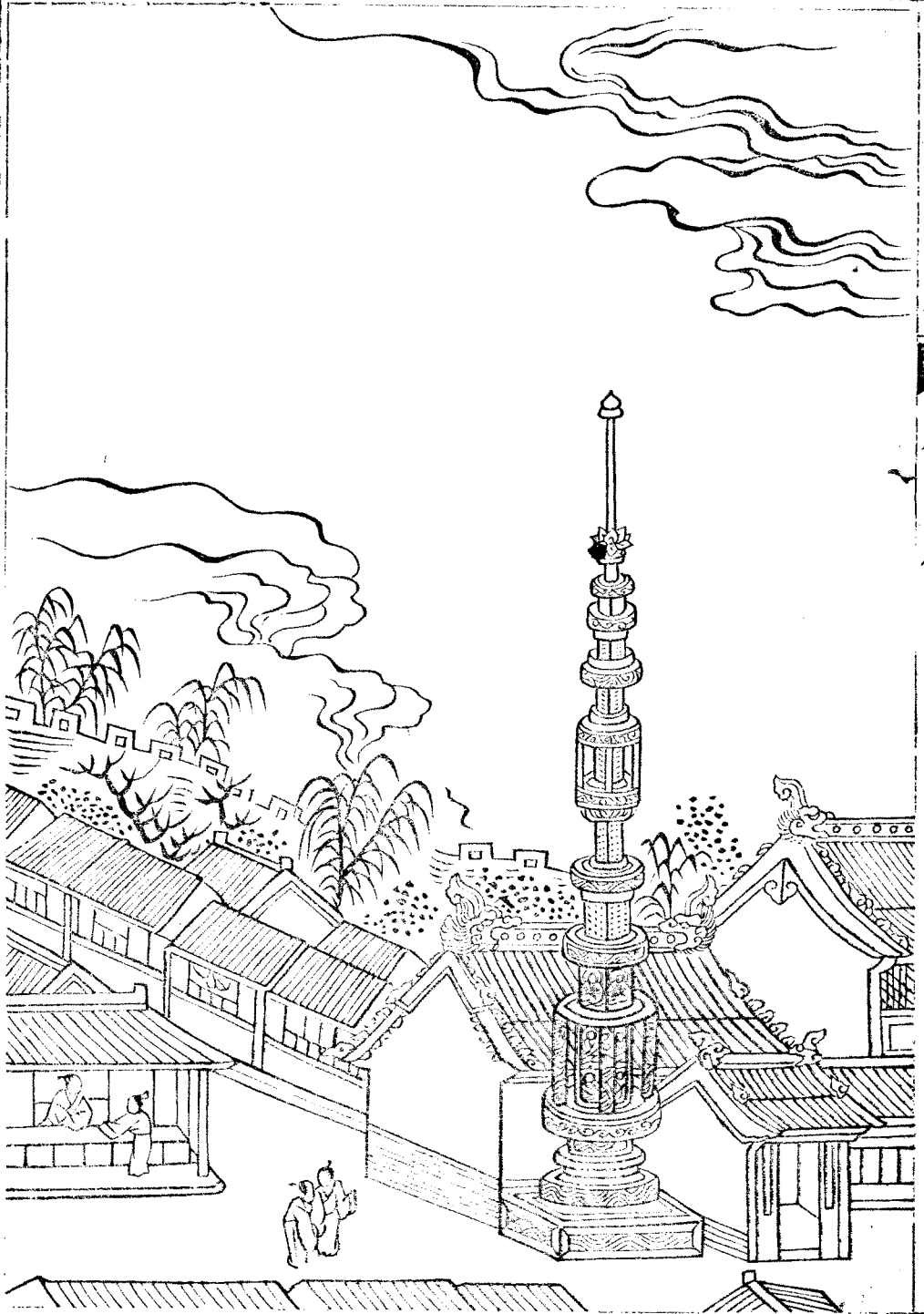
東官



秋夜澄秋波淨洛妃將
素娥迎珠非珠鏡非鏡
或謂潭中有老蚌吐珠
或謂蕭后遺寶鏡於此
會心人

靜中証

東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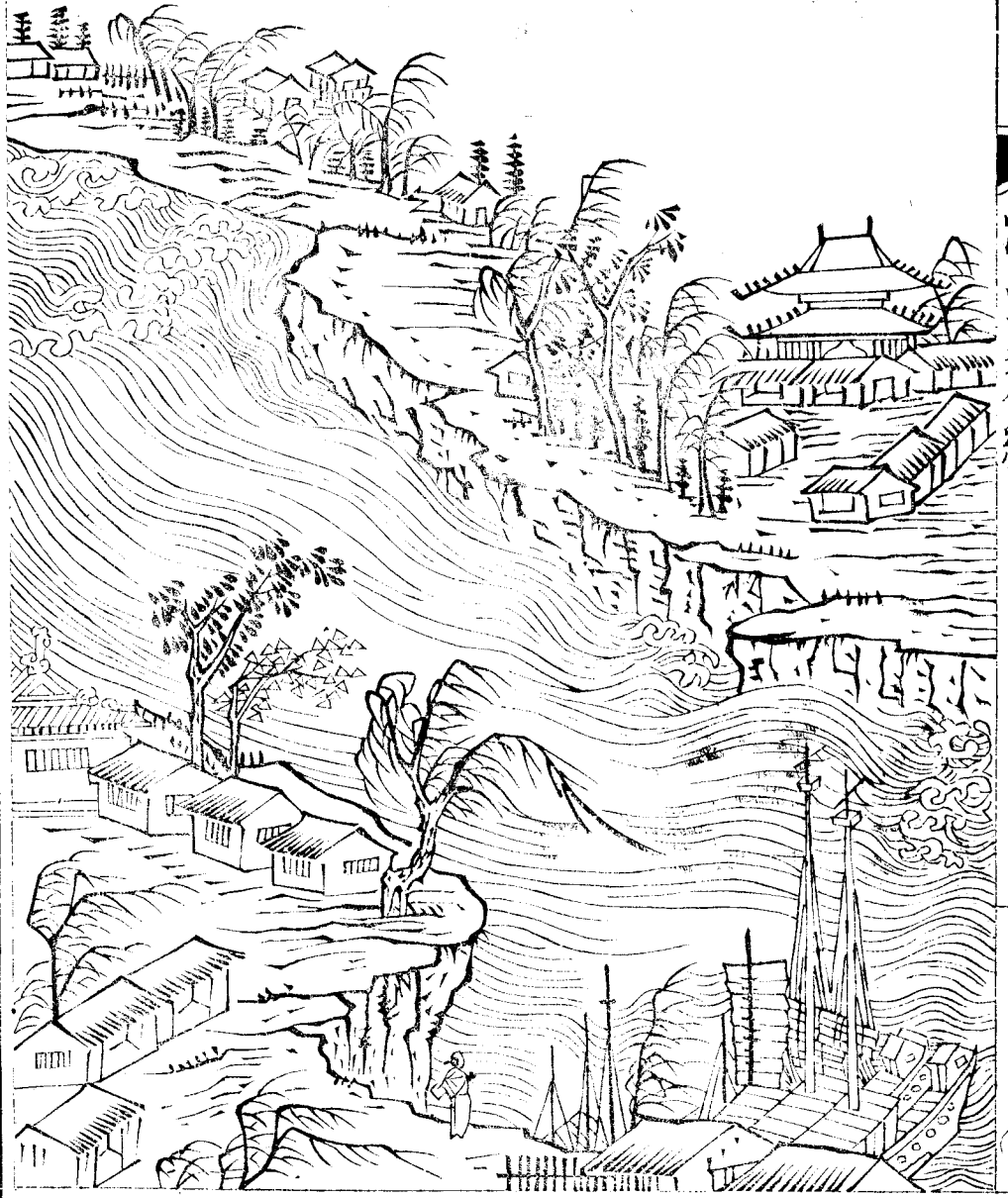
一片石阿亭二
荒蔕勒
出燧罔青
露畫鳥篆
誰所銘
金花
晃灑
淫而聖
鼎
卽
屢劫
只如
故吁
嚙
呵
蠶
良
多
靈
了
問
味
唱
雨
零
鈴

東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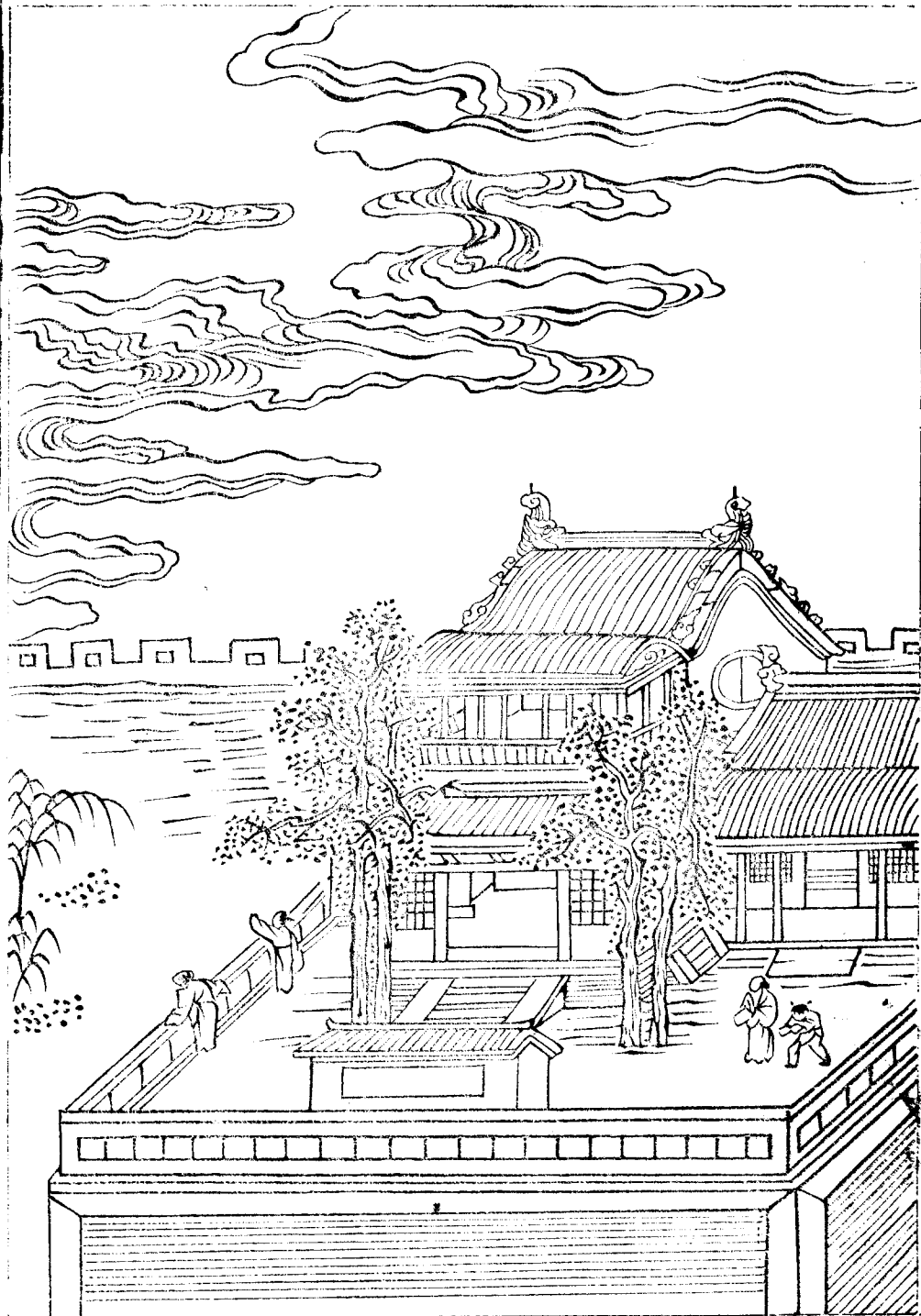
瀚海之石輦自西域有遼重
熙建置奉敕鼎扇載之螭
雖是飾叩之金聲拭之玉色
惜哉二碑一已莫識着意摩
挲珍茲勿泐

東閣



勢奔騰兮漭漭噴銀花兮
十丈魚鱗鱗兮跳波鷗翻
翻兮狎浪瀾紫兮風迴潮
平兮月上指行人兮遠歸
看布帆兮無恙

東閩



玄天尺五頻翹首一步階升
梯陡青雲有路甚分明况閣
上仰扪星斗紅蓮四面花
如綉間著那兩橋垂柳憑
欄遙睇興橫秋笑指頽風雲
在手調步蟾宮

東園

附 答邑紳士書

洪肇楫

楫白昨見公啓謂志中列傳自名宦始近數十年政聲卓卓者宜續入以紹前型論甚正至所條舉程伍二公事與僕聞脗合知諸君必無溢美也且二公一超擢一罷官所遇不同而諸君能一畧夫升沉顯晦之迹以務存其公且是力維古道良可嘉尙惟是名宦末請列鄙人前已面陳不可矣而諸君猶未釋然謂志非僕一人之志合邑之志也今公擬立傳若於僕直無與

焉者又云明今二代邑志例皆然疑僕爲是過情以矯異于前例則諸君得毋未深考耶請陳其說僕所見諸名志多矣大約居官者非已去不書其本境人物則生亦不書或有書者纂輯必出自局外如康對山撰武功志取見任之令佐而評論之令佐固不得一寓目矣且對山未嘗自署傳也自輯之而自署之則正近世之不講于志例者耳如諸君所援邑志例恐不可據蓋諸君所云莊志非莊公原本也乃嘉靖中唐

公所續修者莊公之入名宦唐入之耳至唐事蹟甚多則止附載于各卷而已此殆莊公之舊例也歟至

本朝康熙十三年修志乃竟入牛公矣要亦非牛公意時奉

詔修志適杜太傅家居牛公謙讓未遑悉委焉太傅以牛公實賢令遂并載之而牛公以己不獲辭因語分輯者并載太傅蓋由互相推遜使然然而志例自此變矣今僕實主編輯事固不得與

牛公比而諸君亦日與僕商摧乃公擬一傳以附之然則僕答諸君意亦將作數傳以附之是彼此標榜而適足貽識者笑也其可乎其不可乎僕之來此已五年矣幸時和年豐獄訟希少何者承賢令之後而不必有所更張也卽如諸君所稱引皆職分內事耳方之程伍二公豈敢望哉而乃汰然不顧希與抗衡亦已覩矣况僕之所行是耶非耶原不敢諱應如唐志例分記各卷中以聽後來者之定論目前固不敢知無

令後人謂僕喜自多且以阿好議諸君輩也抑
僕更有進焉近數十年政聲卓卓者宜續入是
已而由僕考之前此循良之湮沒不彰者正多
唐公卽其一也此外之見于正史及他志者如
蒙括特末也周在張兆元趙國鼎諸公或以清
廉聞或以骨鯁著或見異不撓或臨危授命而
名宦中皆闕焉此而不爲表彰誠續修者之咎
耳僕當爲補傳而諸君亦宜合請從祀學宮以
益伸其公且是于奕世之後豈不益增志乘色

哉願諸君更熟圖之楸再拜

附

再與邑紳士書

洪肇楸

楸再白五年備職碌碌無所短長方不稱是懼
轉荷 上憲獎借得與量移殊出望外在邑日
久人情漸諧而薦紳先生愛我特甚一旦別去
能不依依聞諸君不告于僕乞周太史作記以
寵其行益復驚歎念春間修志伊始卽公請以
僕附入名宦作書固謝而止內有非已去不書
云云今適因將去遂爲此舉謂非復僕所得主
諸君之意誠厚矣然僕之得此于諸君則良過

矣僕固雅不欲自多諸君奈何卒蹈阿好之名而不恤耶以感以慙頓首頓首僕行有日矣恐後會渺不可必用作一通報謝兼述修志鄙意俾共曉然於此志之關係諸君苟念僕但披此志如日晤對焉正無以勒碑爲也蓋邑志自明弘治中莊公創始嘉靖間唐公會一修之迄康熙十三年乃再修于杜太傅前令伍公作續志藁罷去遂不果僕始來諸君以續志藁進議增十餘年事而僕乃遲之至今所更定幾十有七

八豈僕之私心自用而頓廢其舊哉將考古徵
今以確具一方之事實凡所更定皆有自出恐
諸君有未盡悉者聊復備而陳之夫志也者數
千年得失之林也因陋就簡襲誤仍疑則得失
替如矣愚謂世遠者說貴參代近者蹟貴覈自
漢迄元固一以正史爲据矣而史載天下事于
一方懼有所不能詳故愚于正史外所採滋多
如稽星野則當參以尙書大傳春秋元命苞禮
經會元周禮鄭注張衡渾蓋皇甫謐帝王世紀

李淳風法象志僧一行山河兩戒說柳芳唐歷
竇鏊廣五行志石申星經劉基清類天文諸書
考沿革則當參以史記正義小司馬索隱顏師
古章懷太子兩漢書注謝氏後漢書裴松之三
國志注習鑿齒孫盛崔鴻之晉魏十六國春秋
邱悅三國典畧李肇國史補薛居正陶岳之紀
五代葉隆禮契丹志宇文懋昭金國志類于地
理河渠則孫承澤禹貢山水考王應麟通鑑地
理釋郭璞山海經注酈道元水經注王隱晉地

道紀劉之推九州要畧蕭德言括地志梁載言
十道志司馬彪郡國志樂史太平寰宇記歐陽
忞輿地廣記徐樞寰宇分合志祝穆方輿勝覽
陳循寰宇通志顧祖禹方輿紀要周夢暘水部
備考吳道南河渠志王在晉通漕類編王瓊漕
河圖志徐弘祖遊記俱可參草木蟲魚歲時風
土則韓詩呂覽陸氏之釋詩郭氏孫氏之釋爾
雅劉氏之說苑董氏之繁露以及埤雅廣雅月
令廣義齊民要術致富奇書張華博物志崔豹

古今注應劭風俗通葛立方韻語陽秋酉陽桂
陽雜組津逮秘書山堂肆考檀几叢書諸種皆
可參制度設施則如劉珍東觀漢紀張鷟朝野
僉載王偁東都事畧彭百川太平治蹟呂中大
事紀講義范成大攬轡錄王溥唐五代會要虞
集經世大典曹飛籌兵三十六字張燧經世挈
要張溥宋元紀事胥當與通鑑綱目杜氏鄭氏
馬氏之三通而合參之若夫軼事遺聞尤未易
更僕數則於竹書紀年羅泌路史王粲漢末英

雄紀徐顯稗史集傳王嘉拾遺杜光庭集仙干
寶搜神虞喜裴啓之志林語林任昉陸勲之述
異集異徐浩古蹟李彤冢墓王得臣塵史楊玠
松談藪王定保王世貞之撫言卮言陶宗儀楊
慎之輟耕丹鉛錄慎蒙曹學佺之名勝記志徐
充李詡之媛姝由筆戒菴漫筆及吾家忠宣公
之松漠紀聞金國文具錄文毅公之味言發墨
陽巖文憲公之淨智文惠公之盤州諸集文敏
公之容齋五筆夷堅志均可旁參至于近畿之

撰紀勝國之流傳迄

本朝名人所分見于各集者尤當鄭重覈之更不
得與泛然比是故不覈于范亨燕書平致美薊
門紀亂趙子砥燕雲錄武珪燕北雜紀元好問
中州集周質析津日記徐昌祚燕山叢錄蔣一
葵長安客話劉侗帝京景物畧孫國救燕都游
覽志阮旻錫燕山紀游孫承澤畿輔人物志邢
子顯三郡記陸啓浚客燕雜記黃百家北游紀
方顧炎武北平古今記朱彛尊日下舊聞高佑

鉅薊邱雜抄及統志省志與隣邑通州武清香
河及薊州盤山諸志則近境之見聞多漏也不
覈夫有明十六帝之實錄鄭曉吾學編雷禮大
政紀高岱鴻猷錄薛應旂憲章錄何喬遠名山
藏朱國禎史概谷應泰紀事本末沈國元兩朝
從信錄李遜之三朝野史王世德崇禎遺錄焦
竑獻徵錄以及過廷訓分省人物考皇明通紀
明季遺聞等書則明代之事實易譌也而

聖朝百年以來遺老猶存藏書日出故此地所未載

者往往見于諸名集中則如龔芝麓錢牧齋余澹心閻古古百詩毛稚黃西河會侯黃梨洲顧寧人朱竹垞傅青主宋牧仲王阮亭姜西溟張日容高澹人所稱引皆可據之以覈其實其有他省之宦游于此及此地人之宦游于他省者更以其省志與輿圖備考廣輿記覈之卽本邑著作甚尠然如杜太傅之文集王觀察之詩集王廣文之年譜暨前令高寓公先生之稽古堂集流寓李安節先生之秋壑吟凡所與同時同

事相往還者胥可得而覈而芮氏劉氏南北王氏諸世家志傳中世次姻親猶歷歷焉若夫古寺遺墟殘碑斷碣拂拭孛孛約畧可考僕資性頗鈍少所閱多遺忘又以遠宦未獲摺載因修志僅就所記憶者索諸聚書家不得則遣使遠購兼向京師諸老分假之然不及記憶者已知幾何也五年來簿書稍暇日夕繙閱有所疑又延舊時同學相與摧訂者久之而後乃今可以卒事然則僕之毅然更定者豈私心自用而

頓廢其舊哉抑僕所以不憚勞勩而矻矻如此者則更有說志中惟人物最重比于史家之列傳今合一邑數千年之氏族而得與者無幾則衆將瞰然而環睨之昌黎云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東坡云不顧天地鬼神之譴責而以女子小人之事加于天下之大賢士憎多口古而然矣吾惟叅之博覈之真以義理爲權衡而已不與隻字單詞皆有自出悠悠之談何足計哉不然恐無稽者之肆其口而撓吾是也雖貴

鄉人情淳樸如此類尙少然寧慎之又慎以預
彌其隙此僕之毅然更定而不敢苟同於前志
者也特備列諸書于右願諸君他日隨時披閱
曰某事某書之所標也某人某書之所贊歎也
則知凡志中所摭拾皆可以信今而傳後雖有
無稽得所據以折之如此而不羞耻其非人類
也歟嗟嗟自諸君初以志藁示我處心積慮冀
爲一方定不刊之本于今五年會志竣而僕亦
從此去矣故以志之關係爲諸君告他日更有

所續鄭重不當如是耶至各卷前有題後有論
苟關政體必反覆而叮嚀焉誠以

聖朝治化跨越千秋書云是訓是行以近

天子之光尤蘄是邦人士之率循罔替以無忘

聖德者也匆匆戒塗行與諸薦紳暨父老別感數年
見愛意書此相囑語重心長覩縷不盡諸君苟
念僕但披此志如日晤對焉果無以勒碑爲也
頓首頓首